

X



報隊軍民八
治政區軍北西

選文作工報辦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關於在報紙刊物上展開

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

(一) 吸引人民羣衆在報紙刊物上公開地批評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並教育黨員、特別是黨的幹部在報紙刊物上作關於這些缺點和錯誤的自我批評，在今天更加突出地重要起來了。因為今天大陸上的戰爭已經結束，我們的黨已經領導着全國的政權，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很容易危害廣大人民的利益，而由於政權領導者的地位，領導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產生驕傲情緒，在黨內黨外拒絕批評，壓制批評。由於這些新的情況的產生，如果我們對於我們黨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經濟機關和羣衆團體的缺點和錯誤，不能公開地及時地在全黨和廣大人民中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我們就要被嚴重官僚主義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國的建設任務。由於這樣的原因，中共中央特決定：在一切公開的場合，在人民羣衆中，特別在報紙刊物上展開對於我們工作中一切錯誤和缺點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二) 爲了公開地並且在報紙刊物上正確地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應當在黨內和人民中進行兩方面的教育。第一，要教育黨員特別是幹部認識：在報紙刊物上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是爲了鞏固黨與人民羣衆的聯系、保障黨和國家的民主化、加速社會進步的必要方法。使得人民羣衆能夠自由地在報紙刊物上發表他們對於黨和人民政府的批評和建議，縱然這些批評和建議並非完全成熟與完全正確，而他們也不會因此受到打趣與嘲笑，乃是提高人民羣衆的覺悟性和積極性，吸引人民羣衆踴躍參加國家建設事業的嚴重步驟。因此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幹部必須對於反映羣衆意見的批評採取熱烈歡迎和

堅決保護的革命態度，而反對對羣衆批評置之不理、限制發表和對批評者實行打擊、報復與嘲笑的官僚主義態度。這在今天主要的方面。第二，要同時教育報紙刊物的編輯人員、記者、通訊員和人民羣衆去區別正確的批評和破壞性的批評。我們所提倡的批評，乃是人民羣衆（首先是工人農民）以促進和鞏固國家建設事業爲目的的、有原則性有建設性的、與人爲善的批評，而不是爲着反對人民民主制度和共同綱領、爲着破壞紀律和領導、爲着打擊人民羣衆前進的信心和熱情，造成悲觀失望情緒和散漫分裂狀態的那種破壞性的批評。報紙刊物的編輯人員、記者、通訊員和讀報組，應當歡迎和領導正確的批評而反對破壞性的批評，對於這種破壞性的批評，特別是反革命分子破壞人民民主專政的言論，則是應該而且必須加以拒絕的。

（三）爲了保障在報紙刊物上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得以順利而有效地進行，中共中央特規定下列各項辦法，望各級黨委與黨報工作者切實地加以執行：

甲、凡在報紙刊物上公佈的批評，都由報紙刊物的記者和編輯負獨立的責任。過去在許多地方曾經實行一種辦法，就是把批評黨和政府的組織與人員的稿件送給被批評的組織和人員閱看，在徵得他們的同意後，才加以發表。這種辦法，在戰爭期間調查不便的條件下，曾經避免了許多不完全符合實際的和周到的批評，但是在現時的條件下繼續採取這種辦法却是害多利少的，不對的。在今後，報紙刊物的人員對於自己不能決定真偽的批評仍然可以而且應當徵求有關部門的意見，但是只要報紙刊物確認這種批評在基本上是正確的，即令並未徵求或並未徵得被批評者的同意，仍然應當負責加以發表。

乙、對於工農通訊員的稿件，同樣適用上述辦法。工農通訊員的工作，除由報紙領導外，並應由所屬生產單位的黨的組織加以協助。工農通訊員的活動狀況，應列爲檢查報紙工作和各生產單位黨的工作的項目之一。任何人不得濫用權力壓制工農通訊員在報紙刊物上的批評，或加以報復。

丙、讀者來信中的有益的批評，凡報紙刊物能判斷其爲真實者，應當加以發表。投書者應將真實姓名住址告知報社，但報社得依投書者的要求代守祕密。

丁、批評在報紙刊物上發表後，如完全屬實，被批評者應即在同一報紙刊物上聲明接受並公佈改正錯誤的結果。如有部分失實，被批評者應即在同一報紙刊物上作出實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評的正確部分。如被批評者拒絕表示態度，或對批評者加以打擊，即應由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予以處理。上述情事觸犯行政紀律法律的部分，應由國家監察機關司法機關予以處理。

（四）規定列寧『論我們的報紙』，斯大林『論自我批評』、『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毛澤東同志論自我批評，和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黨的和蘇維埃的報刊的決議作爲各級黨委和黨報黨刊在討論和執行本決定時的學習資料。

（五）本決定適用於黨所領導的報紙和刊物，但黨外報紙和刊物在同樣精神上採取同樣正確的態度批評黨的組織和人員時，黨也應當按照同樣的辦法給予應有的合作和支持。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

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

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決定

(一)適應全國逐步轉入以生產建設為中心任務的情況，全國報紙應當用首要的篇幅來報道人民生產勞動的狀況，宣傳生產工作和經濟財政管理工作中成功的經驗和錯誤的教訓，討論解決這些工作中所遇到的各項困難的辦法。報紙的新聞、通訊、評論、信箱，專門性的或一般性的副刊，都應當盡可能地服從於這個任務。在進行土地改革工作的地方，關於土地改革的報道和討論也應當佔據首要的地位。

地方的報紙應當力求適應本地人民羣衆的需要。除了最重要的國內外大事，一般電訊在省級或省級以下地方報紙上可以採取摘要和加以通俗解釋的方法。

無論是中央的、大行政區的或省以下的報紙，都應當減少關於會議、機關活動、負責人員的不重要的言論行動，沒有廣泛重要性的文告文電的篇幅。對於重要的會議和文告應當力求用適當的新聞通訊和評論加以生動而通俗的解釋，以便為人民羣衆所了解。

(二)爲了加強報紙在國家建設事業中的作用，報紙的編輯、採訪、評論人員必須通曉社會科學的基本知識，通曉國家和地方建設事業的政策、情況和問題，養成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作風，並力求與人民羣衆、機關和幹部保持親密的聯繫。應當改革報社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改變現有的妨礙聯繫實際的編輯採訪通訊聯絡等項工作各自爲政的狀態，建立編輯部門統一集中的領導，並應按照社會

生活的不同方面（例如公私營工商業與工人問題、農業與農民問題、軍事與軍隊、思想文化與教育出版等）實行適當的分組，以便各組的編輯採訪人員可以獲得關於各該方面的專門知識，並將編輯採訪的工作聯合在一起。

（三）報紙應當把建立和領導通訊員網和讀報組的工作當作重要的政治任務。

報紙的通訊員網應當以人民羣衆中的積極分子爲主體，除工人農民中的積極分子外，也要吸收政府機關中的積極的工作人員和進步的知識分子參加。報紙編輯部應當經常地用通信和開會等方法去指導和鼓勵通訊員的工作，幫助他們學習寫出重要的、公正的和迅速的報道，並寫出羣衆中的和他們自己的對於政府工作、生產建設事業和其他社會生活的意見。

讀報組應當是報紙內容的經常的和有組織的學習者和宣傳者。讀報組同時應當向報紙報告地方情況和羣衆意見。報紙爲了鼓勵讀報組的活動，應當在訂閱條件或其他方面給以適當的優待。

（四）報紙對於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經濟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應負批評的責任。這種批評應當是積極的，富於建設性的，實事求是的，和與人爲善的。報紙所發表的批評應當要求被批評者作適當的聲明，以便向人民羣衆報告批評的結果。

報紙應當用很大的注意來發表和答覆讀者的來信，特別是關於政府工作、經濟建設事業和其他社會生活的批評、建議和詢問的信件。這些信件中最重要可以編入新聞版，其他的可以編入副刊，作爲一般報紙副刊的主要內容。

新聞總編輯長 胡喬木

列寧：論我們的報紙

中共中央註：

我們選了列寧的這篇文章作為全黨在討論和執行中央「關於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時的學習資料，因為這篇文章尖銳地指出了報紙應當堅決地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應當「多談些經濟」，「多注意工農羣衆在事實上，在其日常工作中，怎樣在建設新的東西」，這些意見，對於我們今天是完全適用的。但是這篇文章說到資產階級的地方，却不適用於今天中國的情況。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以資產階級爲革命對象的，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却是中國工人階級在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事業和建設事業中的同盟者之一。這一點在學習斯大林的兩篇文章時也須同樣地加以注意。

對於舊題目的政治鼓動——對政治的空談佔據的篇幅太大了。對新生活的建設，對於這個建設底各種事實，則佔據的篇幅太少了。

關於像資產階級的僕從——孟塞維克底可恥的叛變，像美日爲了恢復資本底神聖權利而進行的侵犯（註：這是指美國和日本參加俄國內戰反對蘇維埃共和國而言。——俄文版編者），像美國千萬富翁咬緊牙根反對德國等等……這些簡單的、衆皆週知的、明顯的、爲羣衆所大概知曉的現象，爲什麼不寫成十行二十行，而硬要寫成兩百至四百行呢？講到這些事情是應當的，在這一方面每一件事實，是應當記載的，但是用不着寫論文，用不着重複議論，而只要寫上幾行，以「電訊方式」，即是舊的、衆所週知的、早有評價的政治底新的表露就行了。

在『幸福的舊的資產階級時代』，資產階級的報紙，並不涉及『神聖之神聖者』——私人工廠、私人經濟中的內部情況。這種習慣是適合於資產階級底利益的。我們應該根本丟掉這種習慣。但是我們還沒有丟掉這種習慣。我們底報紙式樣還沒有變成這樣：如像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裏邊應有的文化那樣。

少談些政治。政治已經完全『明朗化』了，它歸結成了兩個營壘：實行起義的無產階級與區區少數奴隸主、資本家（從他們的獵犬起到孟塞維克等為止）底鬥爭。再重複說一句，關於這種政治，可以而且應當講得很短很短。

多談些經濟。所謂經濟不是指『一般』推論，學者考察，知識分子計劃及其他垃圾而言。——可惜，此種經濟十之八九正是垃圾。不是的，我們所要的經濟，是指搜集、縝密檢查及研究新生活的真正底建設各種事業而言。在事實上，在新經濟底建設中，大工廠、農業公社、貧農委員會、國民經濟地方委員會，有沒有進步呢？這種進步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它們能否證明呢？這裏有沒有大言誇張、知識分子的『諾言』、『調整』、『擬就計劃』、『運用力量』、『現在我們可以保證』、『改善是不庸懷疑的』以及『我們』這樣的老手所愛吹的其他等等大言不慚的『計劃』呢？這些進步是怎樣達到的？如何可使這些進步更加廣泛起來？

自工廠收歸國有之後，落後的工廠會成了分崩離析、藏污納垢、流氓行爲、懶惰成性底模範。此種落後工廠應上『黑牌』。但是這種『黑牌』是在那裏呢？它還是沒有的。如果不同這些『資本主義傳統的保存者』作戰，那麼我們就不會履行自己的責任，只要我們沉默，容忍這樣的工廠一天，那麼我們便不是共產黨員，而是收拾破布爛紙者，我們還不會像資產階級所作的那樣，在報紙上來進行階級鬥爭。請回想一下罷！資產階級曾經如何巧妙地在報紙上獵獲他們的階級敵人，如何譏笑他們，如何侮辱他們，如何虐待他們。而我們呢？難道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代底階級鬥爭，不在於保

護工人階級底利益，以防備那些頑強地保持資本主義傳統『習慣』而繼續以舊觀點來看待蘇維埃國家——給『它』少做些工作，並做得壞些，而從『它』多拿些錢——的區區少數工人嗎？就是在蘇維埃印刷所底排字工人中間，在索莫靖斯基與普極洛夫斯基工廠的工人中間，難道這樣的糊塗蟲是很少嗎？我們獵獲了他們中間的幾個？揭穿了多少？懲戒示衆的又多少？

報紙關於這些，則默不作聲。即使講到的話，也是官樣文章，而不是革命的報紙，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底機關報。無產階級應以自己底事業去證明，資本家及保存資本主義習慣的懶漢底反抗，是將被鐵拳粉碎的。

對於戰爭也是一樣，我們是否查辦過懦怯的司令官與軍人？我們是否向俄國全國痛責過一無用處的部隊？那些無用、怠慢、遲到等等而應從軍隊裏趕走，使全國知曉的大批壞蛋，我們是否獵獲過？我們對於具體的作惡者還沒有進行過切實的、無情的、真正的革命的鬥爭。我們還很少用生活各方面的生動的具體的榜樣和模範，去教育羣衆，而這正是報紙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底主要任務。我們還很少對工廠、鄉村、軍隊生活內部的日常方面，加以注意，在這一方面，是需要建設新的，在這一方面，是需要多多注意，多多宣揚，多多的加以社會的批評，最需要痛責無用分子，號召學習好的榜樣。

少登載些政治的空談。少登載些知識分子的議論。多接近些生活。多注意工農羣衆在事實上，在其日常工作中，怎樣在建設新的東西。多多檢查這種新的東西，有多少是共產主義的。

（一九一八年九月）

斯大林：論自我批評

我知道，在黨底隊伍中有些人一般不喜歡批評，尤其不喜歡自我批評。這些人，我可以稱之爲『塗了漆的』共產黨員，時常咕噥着，揮開自我批評：嘿，又是這該死的自我批評，又是揭露我們的缺點——可不可以讓我安靜地活下去呢？顯然地，這些『塗了漆的』共產黨員與我們黨底精神、與布爾什維主義底精神是毫無共同之處的。於是，由於那些遠不熱忱歡迎自我批評的人們有了這種情緒存在，所以我們便要問一問：我們是否需要自我批評，自我批評是從什麼地方來的，而且自我批評有什麼好處？

同志們，我認爲我們需要自我批評，就像需要空氣和水一樣。我認爲：沒有它，沒有自我批評，我們黨就不能前進，就不能揭露我們的膿瘡，就不能消滅我們的缺點。而我們的缺點還很多。這是必須公開和誠實地承認的。

自我批評口號不能算作新的口號。它是布爾什維克黨底基礎。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統治底基礎。既然我國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而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的則只有一個黨，即共產黨，共產黨是不把而且不能把政權分給其他政黨的，——那末，如果要想前進，我們自己就應當揭露和糾正自己的錯誤，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再沒有人來揭露和糾正自己的錯誤，這難道還不明白嗎？自我批評應當是推動我們向前發展的重大力量之一，同志們，這難道不明白嗎？

自我批評口號在我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以後獲得了特別強有力的發展。爲什麼呢？因爲從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消滅了反對派以後，在黨內便造成了一種我們不能不加以重視的新的情況。

情況底嶄新之處是什麼呢？就是我們再也沒有或幾乎再也沒有反對派了，就是由於容易地取得了對反對派的勝利，而這（即勝利）本身對於黨是極重大的好處，所以在黨內便能造成高枕而臥、安然自在、閉眼不看我們工作缺點的危險。

容易地取得對反對派的勝利，這對於我們黨是極大的好處。但它自身包藏着特別的缺點，就是黨能被自滿的情緒、被自以爲是和高枕而臥的情緒所滲透着。而高枕而臥是意味着什麼呢？這是意味着葬送我們的前進運動。而爲了不使這種事情發生，我們便需要自我批評，但不是反對派所進行的那種惡意的、實質上是反革命的自我批評，而是誠實的、公開的、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

我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估計到了這個情形，提出了自我批評口號。從此自我批評底浪潮便日益高漲起來，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全會底工作上也刻上自己的標記。

怕我們的敵人、國內敵人和國外敵人利用我們的缺點，大聲叫喊：呵，我們布爾什維克那裏並不是百事順遂，——那就奇怪了。我們布爾什維克要怕這一切——那就奇怪了。布爾什維主義底力量也正在於：他們不怕承認自己的錯誤。讓黨、讓布爾什維克、讓我國一切誠實的工人和勞動分子來揭露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我們建設中的缺點吧，讓他們指出消滅我們缺點的途徑，以便我們工作中和我們建設中不再有停滯、糟糕、腐敗的現象，以便我們的全部工作、我們的全部建設一天天地改善並且從成功走到成功吧。現在主要的就是這個。此外就讓敵人去胡聊我們的缺點吧——這樣的小事情是不能而且不應當使我們布爾什維克窘困的。

最後，還有一種情形，促使我們要進行自我批評。我指的是羣衆與領袖的問題。最近在我們這裏開始造成了領袖和羣衆間的某些特殊關係。一方面，在我們這裏劃分出了、從歷史上形成了一個領導者集團，這些領導者底威信愈來愈高地上升着，而且這個集團高得幾乎是羣衆所達不到的了。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羣衆，首先是一般勞動羣衆，提高得非常地慢，他們開始眯着眼睛從下向上看自己的領

袖，而且往往怕批評自己的領袖。

當然，我們這裏形成了一個上升得很高和有很大威信的領導者集團，——這個事實本身就是我們黨很大的成績，顯然地，沒有這樣一個有威信的領導者集團存在，要領導很大的一個國家是不可想像的。但是，領袖們在上升時候便離開羣衆，而羣衆則開始從下向上地看着自己的領袖而不敢批評他們，——這個事實便不能不造成領袖脫離羣衆和羣衆離開領袖的某種危險。

這個危險能造成這樣的一種結果，即領袖驕傲起來，自以爲一切都對。上層領導者驕傲起來，開始瞧不起羣衆，這能有什麼好處呢？顯然地，除了使黨滅亡而外，是不會有別的結果的。可是我們却願意前進和改善自己的工作，而不是要使黨滅亡。正是爲了前進並改善領袖和羣衆間的關係，就必須時時刻刻開放自我批評底門戶，必須給蘇維埃人們以可能性來『咒罵』自己的領袖，犯了錯誤就批評他們，使得領袖不驕傲而羣衆不離開領袖。

有時候人們把羣衆和領袖問題與提拔幹部問題混爲一談。同志們，這是錯誤的。這裏所說的不是提拔新的領袖，雖然這件事情是值得黨嚴重注意的。這裏所說的是保存已經提拔起來的和有威信的領袖，建立他們與羣衆之間經常的和牢而不破的聯系。這裏所說的是憑着對我們缺點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去組織黨底廣泛輿論、工人階級底廣泛輿論，來作爲生動的和警覺的精神上的監督，而極有威信的領袖，如果他們要保持黨底信任、工人階級底信任，就應當細心地傾聽這些意見。

在這個意思下，我們黨——蘇維埃的報刊底意義的確是不可估計的。在這個意思下，不能不歡迎『真理』報之首倡組織『工農檢查欄』來進行對我們工作缺點的有系統的批評。不過還必須努力使批評嚴肅而且深刻，不要浮光掠影。在這個意思下，也應該歡迎『共青真理』報之首倡熱烈和勇敢地攻擊我們工作底缺點。

有時候人們責罵批評者，說他們的批評並不是十全十美的，說批評有時候不是百分之百地正確。

往往人們要求批評每一點都應該是正確的，而如果把批評不是每一點都正確的，他們便開始叱責、謾罵起來。

同志們，這是不正確的。這是危險的錯誤。只要把這個要求試提出來，你們就會塞住成千成萬願意糾正我們的缺點但有時候還不善於正確地表達自己意思的工人、工人通訊員、農村通訊員底口。這是死路，而不是自我批評。

你們應當知道：工人們有時候對於我們工作底缺點有點怕說實話。他們有點怕，不只是因為他們因此會『挨揍』，而且是因為他們怕人們『笑』。他們批評得不完全。在自己身上體驗到我們工作和我們計劃底缺點的普通工人和普通農民，怎麼能井井有條地論證自己的批評呢？如果你們要求他們的批評百分之百正確，那末你們就會消滅任何來自下面的批評底可能性、任何自我批評底可能性。所以我認為：即令批評只包括着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那末就是這種批評也應該歡迎，細心地傾聽，抓住其中健全的核心，我重說一遍：要不然的話，你們就得把成千成萬忠心於蘇維埃事業的人們底口塞住，因為他們在自己的批評工作中還沒有足夠的經驗，但是真理本身是從他們的口中說出來的。

正是爲了不壓制自我批評而把它展開起來，正是爲了這個，就必須細心地聽完蘇維埃人們底任何批評，即令這個批評有時候並非完全都是正確的。只有在這些條件下，才能使羣衆確信：他們不會因爲不完善的批評而『挨揍』，也不會因爲他們批評有某些錯誤而被『嘲笑』。只有在這個條件下，自我批評才能具有真正的羣衆性質和真正的羣衆面貌。

不言而喻，這裏所講的並非『任何種類的』批評。反革命者底批評也是批評。但這種批評的目的是謾罵蘇維埃政權，破壞我們的工業，瓦解我們黨的工作。顯然地，這裏所講的不是這種批評。我們所講的不是這種批評，而是來自蘇維埃人們的批評，是其目的在於改善蘇維埃政權機關、改善我們工業，改善我們黨和職工會工作的批評。我們須要批評是爲了鞏固蘇維埃政權，而不是爲了削弱它。正

是爲了鞏固和改善我們的事業，正是爲了這個，黨才頒佈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口號。

如果自我批評執行得正確和誠實，那末我們對自我批評口號首先期望些什麼呢，這個口號能給我們什麼結果呢？這個口號應當至少給我們以兩個結果。第一，它應當提高工人階級底警惕性，把工人階級對我們缺點的注意力尖銳化起來，促進這些缺點底改正，並且使我們工作中任何的『意外』成爲不可能。第二，它應當提高工人階級底政治修養，發揮他們的國家主人翁感覺，並且促進工人階級管理國家的訓練。

你們是否注意到：不僅沙赫亭事件，而且一九二八年一月的糧食採辦工作危機，對於我們很多同志都是『意外』？在這一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沙赫亭事件。一批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專家工作了五年，從國際資本底反蘇組織接受指令。五年來我們的組織寫出了和發出了各種各樣的決議和指令。當然，我們石炭工業底事業到底還在上升着，因爲蘇維埃經濟體系是如此生氣勃勃和強大有力，以致於不管我們的沒腦子和我們的錯誤，不管專家們底破壞工作，我們的石炭工業畢竟還是勝利了。五年來這批反革命專家在我們的工業裏進行了危害工作，炸毀爐鍋，破壞渦輪等等。我們却坐着，安然無事。結果『突然』，像冷水澆頭一樣——發生了沙赫亭事件。

同志們，這是正常的嗎？我想這是非常不正常的。掌着船舵，睜眼看着，但什麼也看不見，一直到情況把我們的鼻子拉去碰上什麼災難——這並不等於領導。布爾什維主義不是這樣理解領導的。要領導就必須預見。而預見總不是容易的事情，同志們。

一二十個領導同志注視和發現我們工作中的缺點，而工人羣衆則不願意或不能夠注視和發現缺點，——這是一回事。這裏有一切把握可以斷定一定會看漏一些缺點，發現不出所有的缺點。幾十萬和幾百萬工人同一二十個領導同志一起注視和發現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揭露我們的錯誤，參加總的建設事業並指出改善事情的途徑，——這是另一回事。這裏更有把握可以斷定不會有意外發生，不良的現

象將及時發現，並且將及時採取辦法來消滅這些現象。

我們必須這樣地處理事情，以便工人階級底警惕性能獲得發展而不致被壓制，以便千百萬工人都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底共同事業，以便千百萬工人和農民，而不只是一二十個領導者，刮目注視我們建設底進程，指出我們的錯誤並把它們拉到日光下來。只有在這個條件下，在我們這裏才不會有『意外』發生。但是爲了能做到這點，我們就必須展開來自下面的對我們缺點的批評，我們就必須造成羣衆性的批評，我們就必須接受和實現自我批評口號。

最後，與實行自我批評口號相聯系，關於提高工人階級文化力量問題，關於培植工人階級管理國家的技能問題，列寧曾經說過：

『我們所缺乏的主要東西——是文化，是管理底本領。……新經濟政策在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完全給我們保證了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可能。問題『只是』在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底文化力量。』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建設底主要任務之一是培植工人階級管理國家、管理經濟、管理工業的技能和本領。

如果我們不發揮工人底力量和能力，不發揮工人階級優秀分子的力量和能力來批評我們的錯誤，指出我們的缺點並推動我們的工作，那末我們不能在工人階級中間培養這些技能和這種本領呢？顯然是不可能的。

那末，需要什麼才能發揮工人階級和一般勞動者底力量和能力，並使他們能獲得管理國家的技能呢？

爲了這個，首先就須要誠實地和布爾什維克式地實行自我批評的口號，誠實地和布爾什維克式地實行從下面對我們工作缺點和錯誤的批評的口號。如果工人利用公開和直接地批評工作缺點，改善我